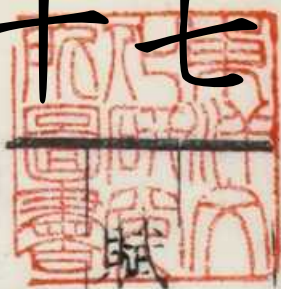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三十七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卷三十七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復言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
爲家八數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
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
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
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
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
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
而煩漢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
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
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
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廣文選卷第三十七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翰廣

上書中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
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
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
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
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
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無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腸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嘗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丁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歐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有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止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陛下

孰計之而加察焉

論伐匈奴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以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恠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情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虛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

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絲役貴仁
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譴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
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
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
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爰糧食之
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
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
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
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武王長耳舉道負梁舉吳王詹舉齊景詢舉鄧周舉
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
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
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
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
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
朝夜郎降羌僰略巖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今中國無狗吠之
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
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今天下鍛甲摩劔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
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

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土觀齊晉所以亡公室早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論土崩瓦解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上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上崩故曰

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

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
上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
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
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
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
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
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
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
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
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
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
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可求而不得
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救太子書

壹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
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
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
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
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
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
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
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
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造
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

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上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徃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斧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諫擊匈奴書

魏弱翁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一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尚德緩刑書

路長君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渠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朝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曾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迺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
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
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
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
而立夫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
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
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
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
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
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
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
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
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
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
疾川澤納汗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
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末
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訟王尊書

公乘興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
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



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羣盜寢疆吏
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
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
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
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
循貧弱鉏耰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
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
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
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
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
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
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
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嘗醉
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
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
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
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
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
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
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
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國家爪牙
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



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靜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叅詳使白黑分別

訟蓋寬饒書

鄭昌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救劉輔書

谷子雲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譎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僞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

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
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
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
問褻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
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
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
幽囚干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
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爽莫能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
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訟陳湯書

耿育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計
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
仍下明詔宣著有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
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
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
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
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
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
如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
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
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
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
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思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
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蓄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



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會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論王氏書

梅子真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

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田井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薦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

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
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
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
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
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
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
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
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致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
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
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

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



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 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備
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
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
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太阿授楚
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
孝武皇帝所以避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
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
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
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
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

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䟽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無聽謀及䟽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訛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變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請孔子爲殷後書

梅子真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

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步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者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各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度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大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子雲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



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比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數於更丞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日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載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比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

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
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
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
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
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
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
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
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
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
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
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然也三番比之懸矣前世重
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
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
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比白之心威之不可
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
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
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
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
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
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
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

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諫伐匈奴書

嚴尤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蝱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輟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咀吻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口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門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舖復薪炭重不可勝食精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

隨虜要遯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文胡虜

廣文選卷第二十七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二十八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即廣

上書三

訟馬援書

朱勃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口在內微過輒計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

